

時內臣旁午有矜權寵者欲引援之斐蒼以他語已而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令官至侍從晚節安能夤緣近侍以希進哉即謝絕之嗚呼若數君者恬退如此而擢用乃如此豈待巧詐而後然耶

贊曰康九

惟器與名 天命天秩 惟德與才  
名器不失 為臣之道 公廉忠實  
劉曄憂死 敗於智術 丁謂巧心  
終於貶黜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一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康十

賞罰不平

傳曰按大藏天地初判便有男女以資生故各會積聚以積聚故遂相侵盜以不盜故相與推一智者立之為王使主賞罰號曰平等然則賞罰為用非今日矣昔王叟最有膽氣每以賞罰不平老於行伍為恨或聞妖恠誕妄之事即扼腕切齒思欲除之久聞翊聖真君靈異因求出籍日奉香火早晚兩時必再拜殿下抗聲告曰不平之事實所不甘今已老矣身死之後願得伏事左右以備驅策真君許之死後數年有設醮於殿上者忽聞空中有聲曰何不召吾道士張守真曰真君之下從來止供養四位不知君是何神願顯名字俄又言曰吾乃昔日王叟也已蒙真君收錄使掌鐵輪位在四將軍下後有醮祭無相忘也嗚呼王叟發願如是而真君收錄果如是孰謂賞罰不平上真不得而主知乎大抵

賞也者所以勸功罰也者所以懲惡若捨賞罰何以勸懲此太上所以著之于篇而真君所以收錄王叟也請為更舉一二庶後之主兵柄者皆知取法劉旰之役軍士爭挈人頭以求賞給乖崖曰當奔突交戰之時豈暇獲其首級此必死後剪來知後是誰段倫曰學士此言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主帥已令赴營將理公曰可悉昇來既至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大愜以為賞罰至當相顧懼雖甘陵之役惟定兵邀賞怨憤幾至謀于城下時韓魏公為帥截以兵律察其橫于軍中不可教者掉首斬于軍門士有死于陣者厚賻其家卹其孤使繼衣廩息戚既信士氣百倍然則賞罰可不平乎

贊曰

賞罰在天 福善禍淫 賞罰在人  
信如石金 彼則自取 我何容心  
懲勸失當 亂亡相尋 明效大驗

著在古今

逸樂過節

傳曰誌公和尚與梁武帝論及樂事請帝出死囚數人以驗其說既而命囚各持滿水周行庭下戒曰杯水不溢當貸汝死繼命作樂以動其心良久視之無一溢者帝乃嘆曰汝聞樂乎曰不聞師曰彼正畏死惟恐水溢安得聞樂陛下若亦如此常懷畏懼則逸樂之心自然不生慧遠禪師語大尹張秘曰逆境易打順境難打逆我意者只消一箇忍字不片時間便過了若遇順境則諸事順適我意無你回避處譬如磁石與針相逢不覺不知定是合做一處無情之物尚猶如此況我有情全身在情裏作活計者耶二師之言可謂至矣大抵人處順境心無恐懼其於逸樂不能無失昔蔣希魯知成都妓籍中有陳鳳儀者姿技絕人希魯愛之每宴席未嘗離側以此招誘朝廷知之及謫公為代頗德其失雖妓女滿前未嘗一顧一日因宴客襟紐

偶脫自上弗獲鳳儀從旁上之公轉鄉微笑鳳儀曰相公亦有觀人時耶自此意愜即多與語有飛語聞朝廷因令御史何知審察其事鄰至漢州見妓女有楊其姓者舞態頗妙偶曰所謂楊臺柳也以此一語人因傳之遂達聖聽然則逸樂之地可不謹乎二公尚爾況餘人乎是以杜正獻銜食於家惟一麪一飯或羹其儉則曰某本一措大名位壽福冠冕服用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一措大何以自奉范文正公仲淹嘗自言曰吾每夜就寢必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書所為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寐無復愧耻苟或不然則終夜不能安枕呂中公公著每自言曰好衣不近節士體梁毅似怕腹中書富鄭公弼亦曰守口如餅防意如城謹畏如此有逸樂乎况過節乎當知前輩行持本自如此非獨二師言為然也

贊曰

居無求安 仁亦用力 大禹乘機

陶侃運甓 楚禍日戒 易厲夕惕  
我獨何人 弛然寢食 昔賢有訓  
寸陰尺璧  
苛虐其下

傳曰處官而酷責吏民主家而過撻婢僕皆苛虐也不聞王君貺之父以平生仕宦棒不妄施有子八人皆登仕版而君既又為天下第一子又不聞袁廉之母以平生過撻婢僕死後乃墮地獄備受康苦乎此皆善惡果報顯顯為可戒者又有一等過撻孕妻之人未言孕妻腹中之子先已受害絕人後嗣罪豈輕乎惜其莫悟我今無子彼乃有之即因果也我必欲有果能有所手必欲使無彼果無乎况嗣續事大乎奪由天造化自有妙處昔費孝先以卦影著名時奉禮郎揚紹言因詰其肆求決一卦視影乃二婦人共生一子紹言大驚告以實曰某艱於得子因置一妾今妾有孕而老婦亦孕豈此是耶孝先曰姑驗之及妾臨產午夜乏人妻自抱持子生而妻腹亦

夫豈妾當生子其妻不能無語故亦孕之姑以塞其意乎造物玄妙其巧如此佛言處於富貴為人之上好行鞭撻恣行捶打死墮地獄數千萬歲受諸苦毒地獄罪畢生水牛中貫穿鼻孔挽船牽車大杖打撲債其宿業又曰身生惡瘡以鞭撻眾生故然則吏卒婢僕可苛虐乎況孕妾乎佛語如是而太上之語亦如是其可不戒

贊曰

公侯士庶 第級相承 輿臺牧圉

奔走服乘 分雖有異 情則可矜

夷蠻閩隸 列於禮經 彼亦人子

仁哉淵明

恐嚇於他

傳曰觀音菩薩於怖畏急難之中能以無畏施於眾生得證圓通斯為第一是故閻浮眾生皆號之為施無畏者然則恐嚇於他者當如何哉是以君子不為每遇人有怖畏無不力行安慰惜其不知好驚怖人一死之後便當生為麀鹿夫麀鹿為物晝

則避畏諸獸動輒驚走睡則掛角樹枝弓曲而睡睡即手足驚散既驚復睡既睡復驚自昏達旦竟無一瞬之安蓋其報也其有居人之上而恐嚇於他乃至保頭吏卒及諸惡少肆行恐嚇以圖利者豈曉此哉不聞李舜卿以佃戶張三欠租必欲令還遂至自經孫孝明以女使來喜與小奴作過必欲研究尋亦投水而死未言身後果報時下已自不安雖其自殺實我殺之試取太上業報因緣經一觀當知此言不妄

贊曰

古者善政 莫如人安 鴻鴈還元

蛇蛟結蟠 悍吏叫號 股栗膽寒

善良氣塞 駭懼百端 孰任其責

守民之官

怨天尤人

傳曰閻浮世界素號閻閻人處其中安得每事稱意其不稱意者乃其分也大抵積累薄而享用亦薄故也然則天可怨乎人可尤乎非徒無益適所以自及於禍昔胡

昂落魄不事事每以累舉不第灑酒罵天太平興國初竊游河朔中途忽有一幅黑紙從空而下降於馬前昂取視之皆黃字天篆乃上帝譴昂之詞昂素精篆籀讀畢怒曰何浪語也壁擗擲之躍馬而去俄頃

片雲忽起雨亦隨至霹靂一聲則人馬俱仆昂遂震死僕夫收拾行裝急奔前店則風清日麗子無纖翳著作佐郎焦俊明早歲登第久而不遷每以輒軒怨天尋又上章致禱是夕即有一幅素書墜于爐前細

視乃天篆一十六字俊明不能辨聞何仙姑有道持往問之姑曰此天篆不必問俊明苦告乃曰蓋云受金五兩折筭十年枉殺一人死後處分果有諸乎俊明語塞不能對當知人須自省不可輒怨尤也

贊曰

楚求諸侯 投龜而詔 紹劔官渡

田豐不宥 亮敗祈山 痛自引咎

三數其罪 子夏敬受 試觀諸人

孰贖孰否

訶風罵雨

傳曰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又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蓋畏天也豈若小民夏暑雨惟曰怨冬和寒亦惟曰怨乎惜人不知風者天地之使天有八風應乎八節陰陽以之變化萬物以之生育是故王者順八風行八政當八卦立春日條風至故小罪出稽留春分日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日清明風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日景風至辨大將封有功立秋日涼風至報一切祀四鄉秋分日閭闔風至解懸垂不張琴瑟立冬日不周風至修城郭守邊城冬至日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而河伯之使其神素衣玄冠乘朱鬣白馬其衆皆有兩隊一名左落千一名右落千每隊各有五萬軍馬簇于雲端下其雨種雨隊在前風車在後雨之多少各有其數雨種有二一如世之馬牙硝名曰乾雨一則以二小項瓶兒中貯人間少水即常時所降雨也太上曰

吾自造化天地以來或號元始或號虛皇在雨中即為雨師在風中即為風伯然則風雨之過可訶罵乎昔太公為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一夕夢一美婦人當道哭曰妾乃東海太上神女嫁為西海之婦灌壇正當歸寧之路其令有德不敢以疾風暴雨過何日可得歸耶文王明日即召太公太公出境不數里則風雨已大至矣世之訶風罵雨者有德如太公乎

贊曰

堯舜之世

十雨五風

洪範答證

曰狂曰蒙

人事不修

變異乃逢

敬天之怒

實果嚴恭

惟曰怨咨

小民之恫

鬪合爭訟

傳曰曾子曰犯而不校老子曰上士不爭佛氏曰我得無爭三昧人中最為第一又曰六度萬行忍為第一昔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幸其家而問本末公藝書忍字以對高宗為之感泣賜以縑帛而去則凡

事有不平者忍三可也不忍必至於爭爭之不止必形於之訟之有司則遭禁錮囚繫者有之管箠敲榜者有之傷肌膚殘手足者有之其耻辱痛楚莫得以告父母與之憂慮妻子與之涕泣兄弟與之驚惶親舊與之嘆息傾惶囊以求勢援具酒食以賂吏胥幸而旬日事勝亦庶幾矣不幸積年累月翻來覆去自邑而至郡自郡而至監司自監司而至臺部其所競者甚小而所害者甚大所爭者不數緡而所費者已百倍殆未免竭家財以用之鬻田園以繼之於親則失養於妻則失愛於子則失教日不暇奔走於訟庭之間受制於官吏之手雖有高堂大厦安得而居乎暖衣飽食又安得而自享乎嗚呼爭訟日甚怨仇愈深如火燎原不可撲滅使其初之能忍其患必不至於此極也雖然訟有出於不得已者固人之所未免况鬪爭競教人以訟而規求其財以圖口腹之欲吾未見不殃及其身又遺患於子孫矣更請以一二

釋紛解閻者言之庶幾欲解不得解者皆得遭值經云布施有二財施者人道中有法施者大悲中有然則法施功德豈為小哉今於兩地忿爭能以一語布施使之兩得安樂亦法施也昔李無競調官東京至朱仙鎮見二丐者爭打於道曰我終年乞丐得錢數百被你用頑不肯還無競見其毆擊頗猛因以已錢代償一乃捨去一曰君能為吾解閻真善人也吾住在隆和曲他日訪我必當有報無競行既數里復自念曰彼丐者也而欲謝我豈異人乎既至東都乘暇訪之果得其人延無競至其廬飲以酒無競辭復進以桃無競重拂其意略取二枚懷之中途取看乃紫金也崔焯於開元寺見一乞食老嫗足蹶覆人酒甕被當爐者毆擊良苦焯趨解曰酒直幾錢當爐者曰直一貫焯即脫衣為之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復遇諸途乃曰昨蒙為吾解難不敢忘也吾善治瘡疔今有越井崗艾少許聊以為謝若遇瘡疔即可以

此治之不過一灼無不愈者其後遇一僧人贊垂于耳一灼立愈僧因引至一家其家大富主人有贊一灼亦愈由是知名延之者衆一旦遂成富室焯不敢忘日夜在念一日復遇一人告曰老嫗者乃鮑姑也鮑靜女葛洪妻也行此灸於南海者積有日矣然則見人爭訟當關合耶即當解釋耶

贊曰

理到之言 解紛排難 讒邪昵昵

亦是為間 疑忿交集 悔咎滋蔓

公子二爭 卒為國患 吁嗟口給

賈福以取

妄逐朋黨

傳曰太上以二十四門簡要攝念之法授普濟真人曰好殺損傷以慈悲攝偷盜劫奪以分義攝邪淫放蕩以貞潔攝慳貪悋惜以布施攝瞋怒聞爭以歡喜攝愚癡顛倒以方便攝綺語浮華以簡正攝妄言虛誑以信順攝惡口咒詛以誦念攝兩舌罵

詈以讚歎攝飲酒食肉以齋戒攝誹謗毀以講說攝驕傲輕慢以禮拜攝剛強豪健以柔弱攝不信罪福宿命以因緣攝執繫有無以中道攝是非彼我以平等攝貪濁汗穢以清淨攝堅固不移以輪轉攝造作不休以無為攝局守不變以圓通攝踈競不安以靜定攝憂愁不樂以逍遙攝煩惱不釋以解脫攝大抵世人惡習卒未易除是故太上開示此法使知攝制也今乃妄逐朋黨不免綺語浮華妄言虛誑兩舌罵詈是非彼我按如此法參以此篇當知此曹皆當得罪於太上者也不問朋黨論爭論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歐陽之言可謂至矣昔契丹與夏人大戰于黃河外時范文正公被命鎮撫河東請以兵從杜正獻公以契丹未必來兵不可妄出文正大怒至以語侵正獻正獻不以為恨既而契丹果不來若二公者皆世俗指為朋黨者也至論國事矛盾乃爾黨

可逐乎司馬君實與范景仁相得惟甚皆自以為莫及嘗曰吾與子生同志死同傳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所論三大事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又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不同意也及論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雖同非苟同也黨可逐乎大抵入而處家出而處鄉事無巨細皆當付之公論其可但以朋黨輒逐乎

贊曰

言有是非 折之以理 人有異同 視其臧否 獨立似介 或非端士 道同志合 必也君子 辯別正邪 朋黨決矣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一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二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廉士

用妻妾語

傳曰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衷於親中下之人率以如此若夫賢婦豈其然乎沈澤之年二十五即廢學謀利其妻石氏最賢力諫不聽乃告翁姑曰新婦姑姊皆嫁為士人妻令沈郎不肯讀書令媳婦歸寧羞見親戚今日備束脯乞為擇師勉令就學不敢望其亨達但成一好秀才不辱門下亦賢夫矣翁姑從之後五年澤之果登第官至正郎賢矣哉石氏言念如此而收效果如此其不賢者曷不以此為法而乃悍妬陷夫於惡乎不聞水丘之事乎度支員外郎王瀆再娶高氏前妻子經大不孝奉養殊闕瀆死數年經有二子皆已成立相繼暴卒經亦喪明始悔前非克已反善每自言曰此皆水丘婦及其兄弟教我使我至此每旦及夕必策杖詣母定省高氏力止終不輟經卒水丘婦亦病癩卒若經者

真所謂用妻妾語違父母訓者也幸已知悔尚至如此若不知悔更當如何

贊曰

趙表守原 寺人薦進 問而得賢 猶不可訓 陽之從陰 理則非順

美甚徐公 言以私徇 謀及婦人

雍氏尤信

違父母訓

傳曰按藏教父母及子有相感業神乃入胎依地水火風眾緣和合漸得增長一七 日如藕根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鞋靴 四七日如溫石五七日有風觸胎名拊持 兩臂兩脛及頭五種相現六七日有風名 旋轉兩手兩脚四相現八七日手足十指 二十四相現九七日眼耳鼻口及下二穴 大小便處九種相現十七日有風名普門 吹令堅實及生五臟十一七日上下氣通 十二七日大小腸生十三七日漸知飢渴 飲食滋味皆從臍入十四七日身前後 及左右二邊各生一百五十條脉十五七